

陆家小姐

■文/庐山

匡庐水

陆家小姐长得十分漂亮,奶奶由衷赞叹道,就跟画上的美女似的。这一来益发增添了我的好奇心。有时候我脑袋瓜里总会浮现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:这陆家小姐究竟生得什么样呢?

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。那时我家住在马路边一条狭窄的小巷尽头的大杂院里。大门外有一口老井,大杂院里住着八九户人家。陆家住我家隔壁的巷子里,每天上学放学我都要从陆家门前经过。陆家住的是一幢有着高高围墙的青灰色小洋楼,墙上还爬满了常春藤之类植物。陆家似乎很神秘的样子,一年到头大门都紧闭着,除了保姆每天早晨倒马桶、买菜外,几乎看不到陆家人的身影。我奶奶说,陆家连保姆一共四个人:陆先生夫妇和他们的女儿。奶奶说,陆先生原先在上海的银行里做事,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就搬回了老家镇江,也许是继承祖业的原因吧。陆家小姐长得十分漂亮,奶奶由衷赞叹道,就跟画上的美女似的。这一来益发增添了我的好奇心。有时候我脑袋瓜里总会浮现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:这陆家小姐究竟生得什么样呢?

终于在我读初中时的一个冬日的傍晚,我惊奇地发现一辆手扶拖拉机停靠在陆家门外。两条中年汉将一个单薄的身躯扶进陆家后便匆匆离开了。那天阴雨蒙蒙,印象中好像还夹杂着些许的雪花。不一会便从深宅大院中传来女人隐隐的啜泣。没几天便有一辆灵车将一具尸体拉去了火葬场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陆家母女二人。陆家小姐身材高挑,脸上抹了层石灰般白得瘆人,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事后听人说去世的是陆小姐的父亲,一个漏网的“五类分子”,据传有人揭发他曾给汪伪政府某高官

治过一方印所以被押往安徽某农场劳动教养。这回病人膏肓也算是罪有应得。

偌大的陆家小洋楼里从此便只剩下了三个女人。

那保姆也姓陆,说是陆家的远房亲戚,做姑娘起便在陆家帮佣,如今也大半辈子下来了。自打陆先生“走”了以后,她毫无怨言地留了下来,而且还主动提出工钱也不要了,只要有口饭吃每月供她几毛钱黄烟丝打发光阴就成。

逝者已矣,生者还得前行。照常是四季交替,照常是日头出东月落西,生活慢慢地又恢复了平静。

真正跟陆小姐产生交集是在我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。那一年我的表舅回乡探亲。于是有那好事者便牵头做起红娘来,而女方正是陆小姐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一瞬,我心里还多少有点暗暗高兴,然而出发点则并不是因为我的表舅将娶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大家闺秀。说实话,我心里更多的是出于对这个家庭遭际的恻隐。

刚开始的相处波澜不惊,无非是我表舅得空便往陆小姐家跑,顺便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。平心而论,我的这个表舅也确有过人之处。譬如二胡拉得极好,按照当下的标准考个二胡十级应该是手到擒来;这年轻人的书法也不错,一手秀秀的小楷挥就的情书足令怀春女子心神荡漾。不仅如此,每天见面之外还会额外捎带上一封情意绵绵的文字,其势可谓锐不可当。遗憾的是一

切的努力只赢得了陆家太太的欢心,陆家小姐却丝毫不为所动。久攻不下的表舅不免灰心,改变策略地转而向陆太太献起殷勤来。

我的这个表舅由于在外地求学后来又分配在三线的缘故,所以我们之间鲜有接触和交流。此番回来探亲让我这才对他有了近距离观察了解的机会。稍稍留意我便发现这人太过自我,俗话说就是不上路子。

那是在不断受到陆小姐冷遇后,一次灯下闲聊他开始了喋喋不休的抱怨,什么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,充其量不过是当花瓶的料,一个中技生有什么了不起之类。翻来覆去,不免令人油然而生反感。于是我忍不住替陆小姐抱不平来:人家又没说非嫁你不可,没准陆太太压根就不打算让女儿嫁到三线去受苦哩。言语中充满了奚落的味道,换来的则是表舅一个狠狠的白眼。他嘴里嘀咕着什么,但终于没说出来。

如果说上述种种牢骚仅是年轻人恋爱过程中的涟漪的话,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则彻底颠覆了我对这位名牌大学高材生的看法。

一次是他跟我奶奶要一床三面新的被子。所谓“三面新”就是里子、面子和棉花胎都得是新的。他可怜巴巴地说,山里太冷,他经常夜里冻得蜷成一团。一边诉苦却还一边喷着香烟。不知是烟雾熏的还是表演到位的缘故,眼眶竟然泛起了微微的红潮。

还有一次是早饭后我听到

他跟我奶奶要钱买香烟。“姨娘,给点钱买包烟吧。”声音几近呓语。起初我并未在意,心想或许是他手头不便吧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居然每天跟我奶奶要5毛钱。须知,那年月最好的“牡丹”烟不过5毛钱一包啊。何况那时他的工资已达60多元,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每月不过30元上下。

这两件事做得委实太掉价了。从此我再也看不起他。年轻气盛的我越想越觉得窝囊,冲动之下我便将表舅的“德性”和盘告诉了陆小姐。后果不言而喻,个中道理你懂的。

又过了半年,我下放去了农村。其间我本有机会被推荐去南京读书的。孰料征求家长意见的公函发给我奶奶时,我的那位表舅竟鬼使神差地正出差在我老家的城市。我奶奶不识字,他不知用了何样手段把我奶奶糊弄了过去,自作主张地给我的领导回了一封信,信中义正辞严地指出,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决策。家长希望我仍留在农村进行脱胎换骨的锻炼,争取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重要的是,他竟然冒充我父亲的名义写了这么一封决定我命运的信。至今一提起这事,我父亲仍然怒不可遏。

就这样,我在广阔天地里又多呆了两年。等到我回来问起陆小姐一家时,我奶奶告诉我陆太太已经“走”了,陆小姐后来也不知道嫁到了什么地方。奶奶说,陆小姐走之前那一阵好几次打听我的情况,一脸落寞的神情。

待得团圆是几时?

■文/习斌

稗海习得

月有阴晴圆缺,原本是自然界之规律,可词人偏偏将月赋予了无限的情思,似乎悲欢离合皆关月,阴晴圆缺总关情。于是在词人的笔下,才会流淌出如许之多的动人篇章,令我们或感怜,或哀泣,或遐思。

“恨君不似江楼月,南北东西。南北东西,只有相随无别离。恨君却似江楼月,暂满还亏。暂满还亏,待得团圆是几时?”这是南宋词人吕本中笔下的一阙《采桑子》。黯然销魂,唯别而已!又是一年中秋,又值月圆之夜,怎不令人更添千愁万绪?

最是佳节,最易惹人情思。深闺的女子思念未归的良人,该是怎样的肝肠寸断?天涯漂泊的游子,又怎能不生发无限故园之悲?设若至爱亲朋天各一方,又如何割舍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无限挂牵?

天无纤云,月色甚奇,江面如练,空水吞吐。这是范成大在《吴船录》中描绘的南宋淳熙四年(1777年)中秋之夜。此时,他正在黄鹤楼复修的南楼上,参加由知州刘邦翰发起的赏月之会。“细数十年事,十处过中秋。今年新梦,忽到黄鹤旧山头。”范成大的这阙《水调歌头》,起笔即满是凄凉,令人颇不忍闻。十数年来,迁徙无定,韶华已逝,怎不令人无限悲怆?“想见嫦娥冷眼,应笑归来霜鬓,空敞黑貂裘。”此句真真妙绝!嫦娥果会嘲笑词人华发早生、功业无成吗?想来作者不过借这几句,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怀罢了。

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苏轼的这阙《水调歌头》,寄寓的是普天下共通的美好情感。此词作于北宋熙宁九年

(1076年),时值中秋之夜,东坡想起了手足情深的弟弟苏辙,情由景生,景由心起,遂写下这一千古名篇。据宋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记载,后来东坡和客人游金山寺时,恰又正值中秋。天宇四垂,一碧无际,江流倾涌,月色如昼。面对如此良辰美景,东坡又想起久未谋面、远在天涯的弟弟苏辙,于是让歌者袁绶演唱《水调歌头》,自己翩然起舞。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!”此时此刻,东坡已完全沉浸在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之中。这是多么真挚的情感!

南宋开禧年间,史达祖曾随使节赴金,庆贺金主生辰。一行人六月离开临安,八月中秋之夜,到达真定(今河北正定)。夜宿馆驿,史达祖触目肠断,写下一阙《齐天乐》。“更分破秋光,尽成悲境!”原本是万户团圆之日,却缘何尽成悲境?此悲较之颠沛流离、骨肉分离,要来得更浓烈,更深刻,这是痛彻心扉的黍离之悲!靖康之变,二帝被掳北去,中原大地,尽陷金人之手。南宋小朝廷却偏安一隅,无心收复失地。靖康耻,犹未血;臣子恨,何时灭?“江南朋旧在许,也能怜天际。”面对同样一轮明月,江南的亲朋此时如果想起我来,肯定也会有着同样的悲凉吧。

一代才女朱淑真在词中这样写:“多谢月相伴,今宵不忍圆。”真是说尽了中秋的无穷味

道。月有阴晴圆缺,原本是自然界之规律,可词人偏偏将月赋予了无限的情思,似乎悲欢离合皆关月,阴晴圆缺总关情。于是在词人的笔下,才会流淌出如许之多的动人篇章,令我们或感怜,或哀泣,或遐思。

不管心中是喜是悲,是忧是愁,中秋佳节登楼赏月,总是文人雅士的赏心乐事。正如高观国在《菩萨蛮》中所说的,“今夕不登楼,一年空过秋”。桂花香露冷,梧叶西风影。天空月华如水,满庭清桂飘香,满树梧叶萧萧,此时此地,此情此景,真令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叹。苏轼的门生晁补之任泗州知州时,曾于中秋之夜写下一阙《洞仙歌》。“青烟暮处,碧海飞金镜。永夜闲阶卧桂影。”这样的夜色,岂可辜负?晁补之遂“更携取胡床上南楼”,好好消受这素白澄澈的清秋气象去了。

中秋无月,无疑是件煞风景的事。“秋云微淡月微羞。云黯黯,月彩难留。”面对这样的中秋之夜,周紫芝不由突发奇想,“只应是,嫦娥心里,也似人愁”。恐怕此时广寒宫里的嫦娥孤凄难耐,也和我一样,有着无限哀愁吧。张孝祥则更是大胆,竟说“嫦娥贪共,暮雨朝云,忘了中秋”。嫦娥啊,你只顾自己行乐,难道忘了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吗?是怎样的胸中锦绣,方能写出这样的佳联妙词!在词人

笔下,因无月而无趣的中秋,即便那样生动活泼起来,这便是宋词的魅力所在。

谈起中秋词,辛弃疾的《木兰花慢》不能不提。“可怜今夕月,向何处,去悠悠?”中秋饮酒将旦,有客称前人诗词多有“待月”之作,而少“送月”之辞,稼轩遂仿屈原《天问》,而作此篇。“飞镜无根谁系?姮娥不嫁谁留?”在这阙词中,稼轩几乎通篇设问,一问到底。“若道都齐无恙,云何渐渐如钩?”如果嫦娥和玉兔在广寒宫中安然无恙,明月又为何逐渐变成弯钩模样?很多词家似乎都喜欢和嫦娥开玩笑。如是这般弥漫着浪漫气息的作品,读来令人不免徜徉迷离。而词中寄寓的月有阴晴圆缺之感,和东坡的那阙《水调歌头》,想来皆是一样的。



水调歌头(明月几时有)

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凌河